



三淵集十六

祭文
哀辭

卷十六

~16
2423
16



2423
18-16

三淵集卷之三十一目錄

祭文

祭季弟卓爾文

祭季弟小祥文

祭李瑞卿文

祭李判書正英文

祭申判書最文

祭外姑淑人金氏文

祭四嫂李氏文

祭任景華由夏文

三淵集

三淵集

祭洪仁甫小祥文

祭洪仁甫大祥文

祭姪婦申氏文

祭尹壻世亮文

祭尹僉正坪文

祭從子崇謙文

祭伯父谷雲先生文

祭士興文

祭閔右相鎮長文

祭伯父遷葬文

祭北溪李公世白文

祭仁室李氏文

三淵集卷之三十一

祭文

祭季弟卓爾文

維歲次甲子二月丁酉朔初四日庚子叔兄昌翁以酒果脯炙之羞告訣于亡弟卓爾之靈嗚呼痛哉人有恒言曰彭壽殤夭二者脩促之極端而豐齊之大對也禍福於是乎分焉慶悼於是乎存焉古之達人每以此把而為言間欲齊而一之而卒不可得則從而別之又於其間細次為上中下焉此所謂三壽三殤也夫人自落地以往及乎七十之間則知盛知衰



善天善老意欲究焉事爲畢焉優遊厭飫弄子抱孫
生人之道於是乎大備雖有未焉者非可諉之於其
日之不足也人而至斯可謂壽矣過此而雖至於喬
松之久愈往而愈可樂不厭其益多此固以上爲貴
者也若殤則反是所謂上也者非謂其有愈於下耳
謂其天殤可哀慘刻難忘無上於此者也夫情之會
有淺深而哀不哀從焉迹之存有微殷而忘不忘見
焉方人之始在孩提未見天日也瞠焉冥物耳彼不
知生之可樂又烏知死之可惡哉其生也如此故其
死也亦易忘及其稍稍向上茂茂將遂知所以爲人

而樂所以在世則情之所運周乎萬物迹之所及散
乎千地而乃一朝奄忽則此如毖出之泉闕于沙土
而其志則距海也方長之木泄于摧折而其勢則叅
雲也人而止斯可不謂大哀乎抑此生者寧可以忍
忘耶嗚呼今汝之年未及二十者二歲則實所謂上
殤也雖曰旣冠旣娶而卒無人道則天下之有死而
可哀者莫汝若也天下之抱哀而難忘者莫我若也
嗚呼老而哭汝非他人也卽吾兩親也長而哭汝者
非他人也皆汝之兄也新嫁而哭汝者卽汝孺人與
汝偕老者也天理之舛逆人事之錯迕寧有可二於

三淵集
斯者耶嗚呼痛哉嗚呼哀哉庚申之喪吾妹慘乎無比矣吾兄弟痛心怛蓋四年如一日入焉而慰吾親退則集于一室相視唏歔又復相戒曰各保此身無貽吾二人憾曾豈料斯言之犯竟在汝身耶嗚呼痛哉吾親之痛摯而病痼凜凜難保固倍於庚申矣彼噉噉而晝號又復所無於庚申者矣吾雖欲忍於汝死亦不忍哀汝死者矣然則吾旣已哀汝死矣又以哀哀汝死者是兩也心非木石其何以堪之哉嗚呼以汝而死以我而久於世哉吾年今三十許矣假使得至四十則十年之慟也至于五十則二十年之

慟也至于六十則三十年之慟也萬一而至于七八九十或百歲則四五六七十歲之慟也要之此哀與此身而俱盡亦未可謂無窮也若汝無窮之大恨飲而不吐結而不解者雖窮霄壤極元會而未可或息假使江文通復起而賦恨亦不能捨汝而先乎他矣嗚呼可忍勝言哉人生實難生而聰明翹秀固已貴於麟角矣蓋亦有之矣每輒存志於卑阨獎神於蹇淺則其所就可知已天旣畀汝以清道絕異之本則倚而自放足可以高蹈一世而然謂崇功者莫若勵志廣才者莫若洽學竊從諸兄間問其六義之原得

三浦集
其一二乃喜而去曰遊乎漢江而不知其濫觴於五
臺可乎瞻乎華岳而不知其落脉於大漠可乎生於
渤澥之西而寧可使吾名滅沒於鴨江之東乎吾將
以三百十一之風扇之於數千年未啓之地遂盡驅
平生嗜好注入於六藝之藪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
而惟一之知不知其二也浸淫乎閤中而肆外者其
功日漸則所以揚摧隲劾搜研刮發體物而不遺陳
言之非古者去若批根哇音之溷雅者離若懸宇衆
之朱紫者已則白黑之衆之苗莠者已則菽麥之要
欲反正歸潔而後已退而省其自作天葩燦秀真力

豪上向之吞吐於空言者皆足以發又其英調儁風
善能起物與之處者雖行道疎人由由然累日心醉
而不能離去聞其言者雖阜輿賤夫思欲捧硯擗毫
叅攀乎文囿之間與之周旋推此以往矣雖使之笙
鏞世道黼黻王猷吾知其綽有餘地矣吾將優游却
坐計日數期以觀汝風動之美成而汝則死矣嗚呼
生汝者天而死汝者非天也耶固天生之而抑又死
之如所謂風開而風落者耶何爲其然也何爲其然
也嗚呼我知之矣天之厭於斯世懶於生才久矣汝
適爲人忽然蹈出則初非天之所能遏也及其肆其

睿力抽深抉密探眇焉擔揭焉稍閱造化之大藏則亦神之所不克堪也人而欲爲人尚比於不祥之金况又欲尤於人者豈非踴躍之甚者乎天所以汲汲天祿如不汝克者豈在乎此然則非天之私惡汝也特不欲斯世一得有大雅之盛也人之不能勝天雖非一日汝之飲恨則可謂深矣可謂至矣湛湛之志鬱鬱之氣吾知其不能一日甘與物腐矣彼焄然而歸土者必將蜿蟺糾結聚而爲靈芝芳苓玄珠丹砂之屬自葆其幽光而猶不能獨盡也升而焱揚者又且爲冷風爽籟流赴乎鈞天廣樂錡亮乎帝之九野

以鼓萬世之不平而已若然者吾又何得以接焉嗚呼痛哉嗚呼惜哉西樓之晝東齋之夕與汝言者謂何我邁爾征誕登彼岸一身之光以破衆昏于以和一世爲不朽之時則吾事足矣始不爲虛生兩間也汝聞而聳我亦解頤今汝以死食其言矣我雖不死心則死矣其焚去鉛槧頽墮自棄甘爲沒沒於一生乎則得無重其天勝以爲汝魂之大憾其強策病蹇復卽初事以敷汝平生之繹思斲乎人之知我以及乎汝則獨絃哀歌又不堪踽踽一世也嗚呼何以則其亦有當於汝之不昧耶迨此將遠羞此酒食將以

三流集
有扣乎汝也神之來格其有以開余

祭季弟小祥文

維歲次甲子十二月壬辰朔二十三日甲寅洛誦子
昌翁迨亡弟卓爾之初暮未厥三日爲酒爲饌載文
其上以告平生之膈臆曰嗚呼哀哉自汝蓋棺以至
于今日月雖積然疑在心森森宛宛恨恨悵悵如彼
行邁暫有商參其來其來歲忽環復北風雨雪天路
竟邈所可忍詳往歲此夕枕汝以股淚于汝臆展轉
相抱晨燭之側聞汝於邑曰有志極天之闕我萬世
抑塞又顧而嘆兄也良苦吾於此兄篤事如父斯言

徹骨沒齒難腐念余頑疎凡百無似墮行迺才衆所
同去臭味之凝汝實偏厚中焉慕悅外已繩矩羣居
會話飲酒之筵秀辭脫筆汝齒瑳然抱若拱壁持以
耀人有戲以譏母若逐臭揮手以謝伊胡爲愧百年
願言擬影從體山林臯壤老執其手人於知己有不
惜死天倫之兼我當如何如何如何忘汝則多一死
一生彼慘斯舒陽陽若常恬恬夷居哭泣之報其日
尚疎繹我歌詠延汝朋儔洛樓之下人或雲來綢繆
汝心力殫東齋委之虛丘去若浮埃軒棖觸眄我目
未矐宿迹橫川我未褻足木心鐵腸其我之謂匪直

三淵集
曰忘亦未料死狂如癡如瞠焉儻焉心之盱眙每冀
一旋蒼天蒼天此何人哉嗟嗟我季此何言哉依辰
者日應召者魂我酒時舉在汝來薰嗚呼哀哉

祭李瑞卿文

維歲次丙寅二月乙酉朔晦日甲寅友人金昌翁以
妙軒李公之卽遠在邇不勝切怛肆以酒果薄具載
文而告訣曰嗚呼哀哉支離維我杜門多日拙於求
交甘與世絕晚而遇子阡陌之間一笑神豁百年之
顏齒貌屬壯謂來者多始未恨晚今恨如何誠知如
此日造缶歌嗚呼哀哉銅石之應針磁之連自我交

子互盡其言犁然意表靡蘊不宣何淺何深何約何
煩枝林到榦派水究源天下至悅有是快焉高軒靜
話異子思玄曰彼遙山如接簷端大江中動神歸虛
船濠梁之戲莊忘其筮惠乃會旨人魚同天質亡言
悶至人尚然嗟我鬱陶何以究年嗚呼哀哉子才沉
卓孰如其雄其於文學嗜蓋天通力深以專氣培其
豐梗柗豫樟鄧林叢叢風雲霹靂如取諸胸探珠深
黑勢迫屠龍有不快意脫馬奔風懿厥汎駕萬世可
空我勸其馴和鸞誰誰子曰然哉吾將子從棄屣宿
好稟古惟恭虛受之優何有於文六經之懿諸子之

芬騷思選理周奧漢渾欽以大蓄汰之澄之時然後
肆條愴其期惟茲奇業物或惠之始驗吾弟今於子
又有志如子吞而沒地泯泯風雅誰任復素嗚呼哀
哉去歲緯繡滔滔歲訖人舍積阻天漲大雪西林皎
然戶梅雙發忻然捨讀日賦此梅墨戲縱橫天真爛
頽山昏氣澄有味言哉脫酒垢氛誰蹕九垓赤松王
喬吟美之微徘徊而罷月好是期一曙隣哭嘻誰之
死猶今懍忸子之不起望軒如留卽之翳爾歸嘯洛
樓宛其坐處變彼滄浪聊與苦語生憐死捐莫使躊
躇祖載春曉歸于長暮醜酒永將飲此何去子愛吾

文我觴應舉嗟來妙軒何時復睹嗚呼哀哉

祭李判書

正英文代伯父

聖言有之木訥近仁倫人以茲庶得其真我儀圖之
公質孔純孝悌篤家嚴慤持已撝其恪謹奉公之事
質行之高齊魯攸愧彼嬛媚者與夫訛滄羊質虎皮
邊飾是力孰戢爾華來丐公樸浮浮薄習公竊哂然
知公者鮮蓋坐此焉婚姻之故幸悉德素周旋通遘
白首傾慕時扣雀羅闥忘朱門穆爾相看口絕冗言
薄言商古蟲鳥彝敦遊藝臨池公實高人不銜而能
誰謂少文余嬰湖綬惛惛阻面今茲戾洛屬公躋躡

三淵集
遂成千古吞不復展履祥之旋在公奚憾邦之云瘁
我漣盈檐顧瞻頽俗澆風漠漠嶷資敦植痛難屢得
綴辭來訣陳余膈臆神之聽之庶舉此爵

祭申判書最文代伯父

恭惟文貞吾祖畏友文章德懿其詳載誅大賢之下
難爲趾美公之老成譽髦在童嶷然瓌望玉鉉金鑄
偉度宏才華實均豐賁世鴻藻展也箕弓豫章昂霄
磊柯有節氣槩所掩齷齪改色憂存晚世翹夔時晦
目攝流輩嘲諧伊誨渾渾弛張人誰窺際繫我百拙
見厠交儕誼深三世何有雲泥在昔乙卯公按浪泉

旬宣所及倒衣纛節鼉橋逶迤朱蒙故都洗竿沸流
三日僂樓脫略邊幅兩忘形殼咤時叙舊笑泗錯落
故人之情先輩之風託好潘楊片言深衷余巢貊峽
熊豹交跡坦腹從我重趼雲嚳公之所命來共橡栗
間辱詩箋瓊玖溢篋今焉檢尋淚迸遺墨楓田稅鞅
送公出關淋漓舊觴再斯團樂東西萍水倏其散合
暨還京第南北其麓相看白紛衿契彌密指景桑榆
庶無睽闊居畱沁州匪公所樂旣擔重寄殫厥恫赤
田鋪陶甃匪躬盡瘁萬口騰碑成是墮淚天方艱難
奄摧邦棟風流相悼匪直私慟死生之際公一莞爾

平生所存坦蕩如是才未究施祿垂餘裕六旬下齡
曾是隙駟華陽部曲武昌素驥往歌來哭豈其人事
逝水沄沄旌翼東溯撫孤江沱悽惻塞臆靈幃伊邇
萬事寥寥魁梧氣岸凜爽精魄碩碩洪洪如可復作
厭厭畱世彼哉蝮志痛切百身灌我老淚我奠雖薄
公靈不昧

祭外姑淑人金氏文

聘母金淑人以癸酉二月十九日棄養于京第子壻
金昌翁迹限于畿不得列于服位暨靈柩引次于花
山而始克奔哭時四月二十日也痛其即遠無日用

誠無地只得略具酒果以隔窆日丙申朝敬祭于靈
筵文以告之曰嗚呼哀哉余年十六忝入甥廬內外
兩尊愛見色笑曰我不育終鮮膝下爾惟當子母自
外人彼齷孩者視等弟妹以爾書來以我爲塾朝方
言此岳頹于夕萬事悲愕迨不堪憶終南一壑聖扉
倚城空閨掩窳月苦霜烈相弔惟影寬譬其誰董荼
非毒水漿猶罕小子在傍間見收淚苦語云何指茲
幼癡夫子之憐余所濡忍將何鞠遂以慰逝者覆哺
則我提恤繫汝有隕應教何心辭館周旋依戀屢經
抱子情以勢別恩與年深何子何壻鳩鳩之均推愛

三淵集
之廣取婦賤門融通和洽無內無外阿姨有行玉潤
其亞三房同爨有抱爭膝借日睽遠無踰一城怡愉
往來其樂只且小子不天釁違蓼莪泣血竄峽大違
之始花山薄拜謂夢猶暖吞而莫宣限以存沒湯稗
含歛百爾愬焉承凶西悲淚飛形畱生而死同此何
人哉惟靈柔範終溫且貞胚涵詩禮嬪協宗壺秉是
端一播厥芳徽口不涉葛眉不挂貧蘋藻明順琚瑀
敦施伶俜一節可感頑城危巢護雛告成皇辟止慈
之專於世罕覲德之孔淑命則不偕矧伊晚景天抗
滋至任姨肖寡從妹貽憾悽鳴臨沒寂寥食報瓶壘

莫逮棘人之恨花山之陽先鬻之側天虛吉兆年叶
合祔庶靈之妥產祉蕃衍持慰孝子僅有此耳平素
有教申申身後豈汝而在使我兒毀今焉負負我罪
如何持茲短服荏苒少變待時奔哭猶後轉鞠卜葬
斯及禮儀畢陳寸誠草草臨穴而已靈帷觸目左扉
非舊容咳若存瞻望則虛循柩失聲淚迸堂筵抽腸
爲辭瀝露情罪靈之亮衷歆茲訣觴

祭四嫂李氏文

維歲次甲戌二月己巳朔二十七日乙未安東金昌
翁謹以酒果之奠昭祭于亡嫂孺人完山李氏之靈

三淵集
嗚呼婦人百行本於秉順孝謹慈睦從此而生織紉
邊豆亦有能否喜怒之用降心則難苟能此矣九族
歸仁德之在此福亦在此坤道之協天休攸降斯理
之爽獨於我嫂抱善而天何以勸悖天之禍我鬼神
夙惡我巢旣覆我首猶盆嫂爲我嫂命則然矣哀我
百口孰非苟活死亦可樂惜乎嫂賢胡不黽勉以畢
婚嫁呱呱索抱惻惻長簾日久悼甚滿室餘情堂闈
臆結娣妙涕長其有使然如何可忘歌笑漢第菽橡
雲莊今皆一夢奄復新春露電斯速音容已翳筵几
哭畢兒女何憑五家星散今以匹會顧見我弟如缺
絃琴頑腸於此寧可以忍用誠單杯以告百哀嗚呼
哀哉尚饗

祭任景華 由夏文

玄城之榻我贊子志雪谷之栢子拭我淚平生肝膽
見於此際倏忽顏面可數其會子有何忙委志而逝
我有何樂覩顏見在冰魚性命牢落此世萬慮灰矣
不入五內惟子之故切怛三歲聰明俊秀世亦不乏
芻豢嗜學子實麟角如其耿介亦豈易得蠹桂之辰
萬象曠陰衆熙春臺子視秋林獨抱遺經如將終身
可貴其志堪爲執鞭胡不少淹執手今年瞻彼朗月

重爲酸然江湖一枕逝水空雲尚有在耳燈下之言
詩書滿目誰與深論厚夜莫曉隙駟其奔筵几告撤
可哀姨氏安仁之賦卽事皆是子之初沒我闕賻祿
涕而無從用情何地今爲薄具遙寄情淚蘭酒一尊
其人如玉靈之赴感明我寸臆

祭洪仁甫小祥文

維歲次乙亥三月壬戌朔十八日巳卯是爲洪君仁
甫之小祥前夕從舅三淵子痛良契之永邈傷此生
之益孤自檠溪含哀而來酌以單杯遂取懷中文而
讀之曰嗚呼君之死悲矣而知君之可悲者莫深於

我也我於世窮矣而使我而益窮者君之死也惟我
苟活七年所矣舉世皆樂而獨爲血泣萬慮俱灰而
未遣慚恨非深林絕峽則莫受我迹非山鬼木客則
莫寄我顏塗轍碾矣朋類斷矣情境廓矣居常兀兀
腸一日而九回百哀攻中而癸亥之滯思居半於是
焉仁甫暫至則促膝而坐破涕相看宛然卓爾在也
相見則瘳不見則病見而未暢益耿耿也一日三秋
誠不足喻其情矣亦其相期於他日者講殘編於蓼
莪之外資重澤於桑榆之陰乃吾默願韓子所謂天
於此時又奪友人者在彼則緩而切於我矣嗚呼豈

三淵集
不痛哉君之作人可謂備矣聰明可以洞萬理而無
礙淵靜可以處衆喧而不競和順之積於閨門而怯
於有善慈惻之及於庶物而剛於嫉惡公其聽將以
通天下之志洞其觀將以立昭曠之原言其資也則
周乎博約而未見其虧也言其秉也則主乎誠正而
未見其苟也言其趣也則期乎高深而未見其極也
此吾之素所心醉而及其末也莊整之色不弛於枕
席理義之談相接乎續息其存其養吾亦初不料其
至此也朱子所謂有精神而醇者有一於此今乃失
之矣嗚呼豈不痛哉吾雖窮窮不至於此則君雖死

而猶有不死者存也君雖賢賢不至於此則吾雖悲
而亦有不悲之時矣嗚呼仁甫吾未見君之成德而
亦無與了吾殘生矣悲夫悲夫若夫壽命不齊豈可
勝校有短於君者卓爾其一也惟是長吉之有母伯
道之無見此在人理最稱苦酷而然而人詳我略者
以其千古之恨有在爾惟我與君所合者臭味初非
以瓜葛而已中間文會乃其緣起耳方將落其華芬
相趨於高明之界契好益深而短長亦相形矣我之
所有君未必無君之所有我則蔑如我之所言君無
不會君之所言我或聽熒雖然愛之也深其不思助

三淵集
乎望之也至其不求備乎流通無定本未嘗不高其學而猶欲其專固守一謙虛不自滿未嘗不大其志而猶欲其奮迅向前吾與君合商量者僅有此耳亦曷嘗推吾之所有補君之所無哉如君之聰明雖使求師於千古猶將有受其困者况於今世乎况於鈍劣如我乎知藍水之不足則吾不欲受其拜取芝蘭之相薰則吾不欲有其年補棣萼之有缺則吾不欲論其序然則非師之云乃朋友也非友而已乃兄弟也壹怪夫君之過於恭而乃其情則脗合無間也至於死喪禍變迫窮憂悲疾痛痾癢相關而相體相憐

而相周旋惟君與我同一肝膽耳吾所爲日夜腐心者君亦耿耿而死君死十餘日時事乃變長逝者魂魄吾知其爲我鼓掌而俄又霧月吞吐長夜轉深視吾首其盆尚在今日可與論此悲者惟君不昧地上則無人矣嗚呼此豈非我之至窮而益所以悲君者乎已已之夏君有去故里之歌他人誦者悲甚哀郢雍門亦莫不以城郭爲憂今則城郭如故而君不復來何其事之與詩反也然君之靈筵則返茲青嵐矣俯視都中煙塵鬧濁四山童濯君尚有疑於城郭之是非耶今此伯父之所隱几卽疇昔之所共陪也

每一過之怪其無君乎其側顧視東廂總帷闐然有
哭如猿而我淚已應聲矣啁啾之頃步匝庭院以求
其談笑往來之素則松風庭草之外無復髣髴惟茲
目下之迹已如此其翳如况其身後之圖將何以壽
之耶君之志高矣求其真不求其名常欲其心不朽
而不欲其名不朽後死之知其心者當以此相體而
情勝乃在我輩已與魚君舜瑞收拾君遺文彷徨四
求至破湘水之屋壁而得之哀爲一集每閱之嘆其
寂寥而尚不忍輕之者以君精神之惟此寄耳將欲
附合於卓爾遺稿其刊行之早晚事耳然君於此得

無嘖感數日乎我既不體君之志而尚欲君之亮我
情其亦悲矣嗚呼仁甫以爲如何自君之沒吾惡涕
之無從久矣屬方時變五內狂亂神不附身凡於送
終之際都未用情甚至侑奠之文亦不能逮意每念
斯愧未嘗不寤寐於邑也俛仰空山春序如流遂以
一棹下來則君之祥日只間此夜日月之速固若是
忽忽乎我旣哭君矣而存又一年則從此而悲君者
又不知其幾日也信乎窮之久而悲之甚矣始者所
未攄今乃見之於斯文紙墨多矣情亦竭矣及將就
君之靈筵尚覺有結於腸而未抽者君之訣書在季

三冊集
達之篋已過一年而尚未討來可知其中有大不忍
存焉凡此切怛已言而有未達欲言而有不忍吞吐
詳略之間都在君冥會而已嗚呼哀哉尚饗

祭洪仁甫大祥文

維歲次丙子三月丁巳朔十八日甲戌爲洪君仁甫
之再暮從舅三淵子痛其筵几將撤音徽永翳無以
寓情略備酒果之奠而告于靈筵曰嗚呼君之云逝
曰爲三年如將見之今則已焉存時惜離三日眼穿
何其父堪豈我相捐君有粹質善以時遷孔門之立
時雨化然由無陶鑄不能顏淵年又較短奈何老天

逝後光陰如閔奔川莫以與君我則頑延餘日何用
涕泣爲年君之視化睠焉我邊四大將解一札能宣
愛景崇德乃其勉旃我非其人感實中纏心期炯炯
萬世窮泉嵐臺哭盡亦撒几筵我淚之長沒齒其漣
撫迹而言漸疎目前洩哀此觴了我周旋

祭姪婦申氏文

嗚呼孺人來而姑沒遣日以淚逝也舅病含憂入地
何命之短楚毒其備如言其質端惠簡粹穆然何言
所敏者事嘗藥之際吾有所試蓬首露立殆廢食寐
間以甘毳忠養我母我母曰誠罕見諸婦庶有神勞

回憂占喜錯莫徵熊驚愕騰蛇仁而禍足神理云何
心臺返柩黑夜三更廣室再虛中饋誰將東郊我出
吞悲視弟喘短氣問爾安未凶音遽呈羸骨如摧
扶而止淚我腸軋回斯時斯境靈應泫腮始在舍歛
夫黨無有借日有誘我顏則厚求山栗北效我奔走
邂逅逢吉天虛一丘仲冬感發風藏暄留生無樂日
死有安藏嗚呼悲矣遣以一觴

祭尹壻 世亮文

余頑在世無藉以活苟可慰遣膝下餘日亦慕古人
冰玉相悅傾心坦腹匪飢匪渴君既來佾處館倏忽

歲月之短間又多闊脉脉病側含恨決絕依倚井星
暖翳霧月未詳其面詎諳其質然嘗倫鑑愛爾淳實
心冲無競氣專不泄澆浮晚世抱朴者一赤子良心
可保無失庶講古道頽波是閱以此論壽壽亦可必
寧知泡散只緣一疾純厖之福昇諸挑達鮫者之門
胡不襲吉天老理錯莫可致詰已乎已乎其死有說
由爲我壻殃釁侵軋我命之酷君則短折君之既傾
我益慘裂爛腸剗瘡枯眼責血其何能堪尚寐無術
忍言吾女晝燭垂滅萬事躬悼恨恨至骨新阡十里
葬期無日一送則休斯爲何別酌觴爲文終天與訣

祭尹僉正坪文

維歲次戊寅三月丙子朔十五日庚寅金昌翁謹以
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故掌樂僉正尹公之靈嗚呼余
生衰晚罕接真淳聞公之風飢渴求婚迎壻翌日拜
牀其奔揖其魁碩果梧陰孫鐘鉉之望何坐而屯積
璞之蘊未剖其文冲乎秉謙穆爾詎言乍奉談讌已
足忘年世誼之隆厥有淵源講好稍曠婚媾以敦永
擬劉范周旋孔云玉潤之亡風燭其翻慘愕凶變破
碎嘉緣嗚嗚寡鵠噉噉斷猿人亦有言絲淚朽身嗟
公過哀寧爲石人重泉之樂至愛攸牽黃耆之禱私

願則偏竟莫挽止公已世捐嗟我險釁帶累德門禍
有相薰頑見獨全哀彼瑩瑩若再墮天將焉置此憾
公寡恩慰譬語窮提恤力綿錯莫見在荏苒茲春風
雨寤懷去年今辰白門之側燈漏遞頻評藥向昏撫
柩將晨乍共周章間叙慇懃惚惚恍恍半夢半真靈
帷目中聲咳如聞乃睠西廂公淚積痕凶辰併至練
葬其紛存者何堪逝其怡然携見太素笑歌春雲倘
一臨睨悼余遊魂素紼就船驪水云云從葬願垂有
係病親萬事痛恨何地可宣抽腸爲文淚在筆先草
草而止觴豆亦單靈惟昭誠庶有歆焉

祭從子崇謙文

維歲次庚辰十一月己丑朔二十三日辛亥叔父三淵翁哭祭于崇謙之靈嗚呼崇謙何氣而來遽爾乘化又何返哉堂堂其標豁豁其襟非小兒相展也大心臨事之勇萬人其往愛才之優四海以廣論其氣度有是侖儻析微毫忽慧性則殊注是於詩髓也非膚少陵之室其殆得樞肖其老蒼併與忠憂非故效顰實天假鳴長歌痛哭平地不平密友其云今世賈生惜乎其志身與詩亡有來嗟弔曰喪國士可但吾兄更無餘子慟有倍酷伊惜之以煩冤之叫感悔老

天玉裂竹折理絕再全風雅散韻山澤餘情偶一舉
目其迹縱橫漁樵帶慘矧其父兄階庭之寶視若固
有一曙失之沉恨萬古老懷兀兀無可開口爾之埋
矣斯世其腐言淚盡此爾舉我酒

祭伯父谷雲先生文

維歲次辛巳四月戊午朔二十二日己卯第三姪昌
翁謹以酒果之奠再拜哭祭于伯父谷雲先生之靈
嗚呼伯父之臨撫余小子百年惟半矣恩育而德誨
之既罔極矣逮己巳失怙以來伯父之爲天也又是
全矣庇其暴露之身而置之於懷收其風雨之泣而

使勿見骨依遲於覆巢之側懇欵乎樹屋之謀响濡
顧復兩不相捨頑喘之得延以有今日而伯父之精
明康健日勝一日則是殆天將悔禍于我家而使伯
父獨得喬松之年以殿滄桑之後也夫以冲恬淵湛
之性敦慤山靜之德守一之外與物無競始不爲軒
冕金紫所洩氣終焉龜鶴麋鹿之與處是其致壽之
道固皆有符而天之慙遺抑豈無意於衰末哉世道
之澆漓極矣務華絕根者皆是也而觀伯父之一味
淳和則鄙夫其恬矣宗法之替渙久矣或昧夫尊祖
收族之義而仰伯父之老成典刑則小子其歸厚矣

夫世無淳俗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近之家無睦道
則闕墻之不已至於日尋干戈者有之於斯時也伯
父之爲一老其不可以不壽且久也猶之乎衆華離
披而碩果不食萬屋皆燼而靈光獨存是以凡在親
疎與遠近莫不懷樂敬慕而又必候其興居之節以
占古意之長短焉若小子私心祈待之無窮曷嘗以
期願爲限而已哉蓋於十餘年間每嘗竊識其匙筭
多少及杖屨闊狹以至談話酬酢微入於蠶絲牛毛
一一形神俱勝未覺其爲老人而便是少年意味也
夫如是奚而棄背若是其奄忽哉天乎天乎痛矣酷

三淵集
矣自他人而論之則七旬踰八便是耄耋而享清福
數十年不呻吟而化以爲無憾是蓋未曾視履考祥
有以責施於司命而其於老天慙遺之初意亦有所
未徹耳况以子弟之至情而未能用誠於死生之際
其變故倉卒乃有琴未及撤簣未及展而續則屬矣
若小子東門之駕拜顏隔夕而山頽之音遽至於馬
首嗚呼此何爲哉嗚呼此何爲哉若是乎天之毒我
而小子之爲其所欺亦甚矣到今而思之向之所深
喜其康健日勝者適以弛小子愛日之誠也矣今日
不拜謂有明日今年曠側來歲可卜至於山林久侍

之計畢竟爲日甚短此爲萬古之大恨嗚呼可勝言
哉小子嘗讀龐公傳而爲之喟然曰鹿門之隱盡室
俱往而鳳雛獨翔於成都則雖家人父子而臭味之
難齊如此所貴夫疏廣受二子者以其能兩忘名利
故耳夫不爲名利所誘而見阻於山林者則未之聞
焉伏惟伯父之誓墓賦歸乃在中年以後而小子狂
傲始有七不堪之說是宜卽日巖泉相守以終老而
奈之何出纏而猶若在纏願從而竟未克從越趨徇
徨遂至兩成闊絕谷雲亭沼之所小子之迹甚疎而
寒溪之陪寢與雪岳之孤駕捨未有一日商羊之樂

三淵集
而若懷夫異代相感之情嗚呼其悠矣屈指承顏之日多在城裏而實則非其好也嘗嵐臺月曉禁鐘其襲則伯父喚余而語曰秦時避世之人入于桃源宋朝先幾之士入于順昌惟我與爾其不可以踵此奇蹤乎遂慨惋者良久蓋伯父神傷於禍故之際腸蝕於積慘之閱本不以斯世爲樂而其不樂尤在城居所以晚年蹤迹多在華陰人或病其太深而猶以爲未也乃高情遠韻則超忽乎寒溪雪岳之間梅月之與翱翔而畢竟委體乎塵寰者迹也今將奉靈柩出就楊山終天之訣只隔兩夕小子之崩隕號天豈有

餘腸乎猶有未竭之涕則將走乎華陰之叢桂峰下與猿鶴共哀號哀號之不盡又轉而之雪岳之碧雲溪撫其手題三字以盡吾哀而已嗚呼痛哉

祭士興文

人生百年定限有無羸縮數歟嗇願力歟茲理玄昧有莫究由吾爲子惜竊自嗚呼楓溪宿昔與講大丹玉籙在把花醞盈樽仰青睞白喬松咫尺忽此斑鬢撫子玄木斯世信幻噫亦太促惟君標格竟非凡骨縱未鸞鶴鷺鷺之傑當朝玉立遇事風生仗馬方喑朝鳳獨鳴遂攬湖轡慨然澄清于其大處見子剛特

自餘曉曉世自險側跳丸雖疾我斯甌
史幽明寸心炯照無餘以此送君其安
泉塗逃矣從先旌翼南趨孤兒樂樂葬
謀疎疎我責多闕實以燭憂慚無顏面
以對季方獨有多涕盈彼古亭池淨石
妍楓森枯青追隨于斯觴詠于斯世故
飄散俄又團之百年斯亭何許心期君
今逝矣嗟我之畸山阿邈此風月與誰
詩了薤唱酒止酌卮一杯難持今日始
知嗟嗟蘭谷與子長辭

祭閔右相

鎮長文代伯氏

恭惟大爺金玉其相光輔三朝模楷一邦有嚴家

範繩直矩方難爲房下匪公莫當公質允美麟厚鸞
祥處心寬和律身簡莊夔夔過庭不愆不忘勤調鼎
茵細檢篋囊匪家之幹是亦平章立忠有本何有顯
揚猗兮重較令望印印韋平之拜赤舄重光衆目皆
拭注意彌匡作霖其庶騎箕何忙論公純德享年宜
長噫其盡瘁是崇膏肓爽鳩之政丹書浩穰矻矻夜
燭求生如傷阜財地部振武兵綱樽俎邊籌衽席翳
桑事煩噉少遂以云亡哥矣恬嬉息偃在牀勞於何
有壽或無彊百身莫贖天奪我良如屋去棟若濟失
航興悼 袞屐結恨巖廊野有輟春街有泣商輿情

三淵集
則然余慟曷量若昔兩尊柱石 宗祊精白一心協
誠贊襄國與休戚家共痛痒申好秦晉嘉會叶雙禍
故屠維嗚呼可詳滄桑百變炯然寸腸歲寒之說猶
是尋常情隨年深相看鬢蒼余出東州實是分張銀
遷沁滯荏苒星霜間接風範終遠門墻聞公大拜病
報相將憂喜難雙采色蒼黃五雲三台虛占煌煌訃
車忽至失聲悼惶公私慟深恨水茫茫歸朝情恍若
值班行顧影則單踽踽悵悵終南沙堤每過悲涼斬
焉柴墨哀我壻郎年光隙駟序周勾芒悠悠春草再
宿驪岡逮茲筵几始奉奠觴百年之淚隨酒一滂靈

鑑此忱庶其來嘗

祭伯父遷葬文

壬午四月十九日第三姪昌翁伏以伯父谷雲先生
之靈柩出自舊壙奉安于松栢堂凡有六日將又以
翼日辛未永復于萬歲之宅惟茲終天痛懷殆甚厥
初謹具菲薄之奠薦于柩前而跪陳訣辭曰嗚呼痛
哉昨歲凶變乃在京洛儵然乘化不以枕席小子後
至慟有餘惑深惟雅情厭世薄阨歸山嫌淺望城欲
哭青嵐之畱乃其寓迹豈遂長往太初之谷其然其
疑五內錯莫衣冠之真訝非玄木攀號隨衆謂哭是

三淵集
錯白雲在望神往東北旣殞旣祖乃完窀穸慨如不
及俯仰虛廓天時改燧人事闕服痛乃無聊丘壠是
卽幽明判矣此焉躑躅有淚莫徹泉路則邈今茲啓
埏如失而得知非久畱又切崩迫哭爲真哭哀始罔
極靈樞奉安舊堂松栢神期若存萃于玄魄儼然警
效愴君香燭往事無窮偏有所憶驟驟東出夙自遠
壑迎候以拜五柳之側渥顏厖眉喜猶康適靜聞斯
堂承誨反復煙霞之蘊幽逸之躅疊疊話長燈炮月
落赤縣之奇鹿門王谷吾東之高慶雲雪岳從我者
誰時哉旣亟慨彼戀世如燕巢幕盍歸乎來深山麋

鹿家庭栽洋猥有所屬敢異其趣歲暮存約一息千
古山空澗寂老屋在斯巋然如昨嗚呼先生竟亦奚
適諄諄音旨傾耳已聞錯落韻語遺墨在壁盤盂皆
銘几杖觸目靈攸眷顧余何腸臆憑依題湊無幾晨
夕畢竟歸復萬歲之宅病卧三日自貽疎隔亦未效
力負土之役終天痛恨罪又難贖惟茲觴豆寓誠菲
薄伏惟尊靈是鑑是格

祭北溪李公世白文

維歲次癸未六月乙亥朔十九日癸巳內弟安東金
昌翁謹具菲薄之奠昭祭于近故左議政北溪李公

三淵集
之靈逖於鴻龐得氣易薄洪洪充體碩碩滿國公之
爲氣其亦磅礴閱乎變故其守易弱確乎硬脊屹乎
立脚公之爲守其亦堅卓迨夫衰邁其志易洩斬斬
墻壁蹇蹇瘁鞠公之爲志其亦健篤卽是三者觀公
偉然衰世人物公則免焉固天豐昇器業以全成我
宅相亦公淵源粵我曾祖模楷四國先子斤斤一節
精白公攸稟承法門在是清約簡靖律身之以廉謹
恪勤奉公乃爾獨所未慣數術權機持是拙法未始
見奇死生禍福駭機方來東西怵迫萬夫色灰我則
如故夫何爲哉惟天下事有爲不爲爲之而成人知

事功有或不爲樹立乃崇澶淵却虜壯哉萊公河朔
平藩文饒亦雄珍牀賂闖天書媚君不可已乎利慾
攸昏歷選古相公於是賢斗筭何筭嗟無可倫鷄梁
濡翼蜉蝣華身依阿渙忍顧後瞻前狐蠱鬼蜮自當
別論萬命一葉梢失副手艱虞方大公則釋負江表
桓謝虜以覘國小人之憚可知喜躍肝膽楚越戶庭
戈戟何親何疎有厚有薄小弟狂頑蒙愛也特海島
哀囑義見原鶴周旋洞徹兩盡其心已甲之際其語
切深朱門夜燭偃若蓬戶脫略名迹長幼忘序終天
欠債負公一事北溪菟裘辱屬爲記歸惟莘尹止則

三淵集
燕壘東山綠野叅互主客沉吟商量筆鈍化速今焉
溪上奄啓玄隧萬事如願無憾入地衣冠緬矣精爽
隨閔洪洪碩碩大化之歸確乎屹乎萬世有辭獨無
一老扶顛忘衰若曹於蕭遵法爲誰公私宛轉憂與
哀并痛哭爲訣淚如河傾

祭亡室李氏文

維歲次丙戌十月乙酉朔初六日庚寅安東金昌翁
謹以家饌酒果致奠于亡妻孺人慶州李氏之靈嗚
呼君之勞生可謂到骨呻吟嚙吟積惱成咽屬續以
前皆其憂日今焉溘然豈將休歇嗟我半生蓬累飄

瞥只坐一迺百爲瓦裂君誠自苦以順爲悅非君之
順我迺安設在昔燕爾乍調琴瑟衽席之談出入巖
穴偵君眉睫知不相拂蓬萊一筇狂飈與軼有或來
傳已雜其髮穆然其俟咸稱靜壹余狂稍戢偕隱是
決繁華京輦翕絕閎閎綺紈餘戀雙刃其割穹崇太
華疊嶂鬼列鹿車微蹊雲棧詰屈三釜畜黛毒龍攸
窟風雷白日健夫猶慄察君顏色處以恬逸閒閒桑
者映蔚松栝丁奴斫畚蘭婢折蕨鶴林長日有味其
說樂莫斯樂矢不浪出天慳清福乍與旋奪庚申癸
亥弟妹殞沒慈闈過傷痰與腸結一出山門未離其

滕京第既成江榭突兀三淵之思助我嗟咄曰此棲
止所樂則不棄畚高風君毋愧匹已已滄桑舉室播
越血泣爲日生理焉說險坪借牛君自矻矻賣珠牽
蘿一婢力竭寒溪樹屋余影欲滅君往舍春履余其
發聯翩捲入擬待冬月以歲不易值其大屈兩家垂
白拘攣亦切楊峽之歸於計爲拙取近松楸迫茲井
楸慈訓是奉苟守涸轍鳥飛隕毛人徙耗物流離歲
久力微弩末朝春鬼麥夕嘗其糲井臼疎冷籬落蕭
瑟虎以奚去委骨帶嶼砥婦適至絢網四綴電晴閃
曙風牖窸窸狼狽失圖真不黔突圖新槩溪一紀始

閱泮水敗堰廐牛再失事與願乖窮與衰迭艱憂倍
劇瀕洞可掇迢迢麟峽我愛幽密失恃以來歸思莫
遏孤棲板屋莫共飢渴知君方殆勢難携挈鹿門初
願豈欲無卒往恐相累君非自恤遲徊悵恨遂至決
絕君實清羸勝衣力劣日嘔月呻病心有疾膏肓之
外奇疹迭發自在其室咸慮短札受恩舅姑却又偏
別辛亥遭癘先考撲熱丁卯蓐阨先妣救絕齡如過
曆神殆冥隲若論恩造嗟枯肉骨承以護全亦我孝
節我實相剝搜膏浚血及其垂絕殆若是懇冥冥有
知豈勝呵叱痛固無窮慚亦非一君之入洛女病攸

三淵集
掣身嬰百痾腫潰命折畱非久計死非其室揜是逆
旅可哀存沒親舊之助賻襚瑣屑斜衾得免附棺有
實閣餘脯脍市致柿栗送終之禮可謂無缺莫養於
生重可追但新兆堅城卜云其吉亦其形局龍勢蟠
鬱燈山祖臨金柱旁列舍館象著產祉可必歸安于
茲君事則畢獨此窮鰥居世忽忽往伴枯禪溪雲岳
雪猶有筋力汎掃寧闕春露秋霜來往趁節及其未
能百歲歸室語盡于此腸摧淚泄

三淵集卷之三十一

三淵集卷之三十一目錄

祭文

祭仲氏農巖先生文

祭仲氏大祥文

祭麟蹄族兄文

祭姪女趙氏婦文

祭亡弟敬明文

祭李子東文

祭權大叔文

祭伯嫂貞敬夫人朴氏文

祭亡孫慤行文

祭外兄李林川湛墓文

祭李仲謙文

祭慤行初暮文

祭孫女尹氏婦文

祭明行文

祭仲婦朴氏文

祭俞君四墓文

祭族姪仲平時和文

祭純行文

祭致雄上人文

祭居士崔春金文

告文

告亡室忌日文

告雪嶽文

哀辭

李思齊哀辭

從姪女宋氏婦哀辭

三淵集卷之三十二

祭文

祭仲氏農巖先生文

維歲次戊子六月壬午朔初五日丙戌弟昌翁謹以
餅酒之奠敬祭于仲氏農巖先生之靈嗚呼痛哉吾
於仲氏忝爲兄弟五十有六歲矣二齒以差迄茲斑
白追筭其過去光陰則號咷蒼黃之日多占分數邊
豆湛樂之時一何稀罕所欲補躋於未來者若將以
林下十年爲期焉則仲氏逝矣吾其半體矣天下可
哀者莫如吾兄弟而就其身命而論之人尤以仲氏

爲可哀焉嗚呼生而不如人生死而有甚於人死行路之所於邑門客之所煩冤骨肉更何述哀哉蓋感服仁德所祝以顯融蕃衍者則曰何其報施之舛乎槩悉蘊抱所惜其文章經術者則曰胡不一二之試乎或以福極豐嗇致憾於天道或以邦家殄瘁太息乎人亡是其好仁而惜才要皆百身之恫而未知於仲氏分上只可如此說否以弟之愚雅知其大心所存矣廓然一胞靡復間膜凡於美物好事有吾已擠之之意矣况旣自處以天地一罪人則窮爲吾分其肯安於致福乎否抑嘗奉教於儒賢出處矣伊周之

大行尚矣孔孟亦云棲棲卽如程朱際遇僅有煥章之講行宮之奏則賢路崎嶇知其已矣然捨吾正法而降就夫隨時事功副急手段則苟矣况經非通天而傳會是事文非締地而藻竄爲功又其靡者乎今以此論之則凡世之爲仲氏所致歎者皆其已擠之福其欲裨益於邦家者不過爲救得一半計耳其相悲也謂之相悉則未也然則談百年之命而較其得失者是爲一人而悲也論當世之才而惜此淪沒者是爲一邦而恫也惟斯文千古猶有未究之事是識者之所結轡亦仲氏之難瞑處須知稷契之業非其

三淵集
所任而別自擔荷者甚大喬松之壽非其所冀而欲用桑榆則有在如是說恨方爲知己之淚耳竊謂有天地自然之道有聖人經典之理有大賢訓詁之義天地之所不言聖人言之是爲天地待聖人也聖經之所未晰大賢釋之是爲聖經待訓詁也訓詁之所畱蘊千古是待亦朱子無窮之意有謂朱子以後義理大明無待講研此言易瞎人眼目若如是說則爲學於朱子後者其將有約而無博乎無某工夫看某底不出又誰說也仲氏每與弟言此未嘗不痛惋於世儒之陋也噫武夷邈矣吾道其東天荒旣破夷陋

稍革陶山之沈潛石潭之開發由此其選也然義理無窮聞見有局往往罅漏從補苴而生出張皇反使之幽曖道之難明豈有了期乎抑又有難者難平者心欹正在於俯仰易嘗者目障翳生於眇睽或驅脅聖賢之言以從己意或迷錯朔南之歧以爲到頭此皆心目爲咎幸而得免其錯解則又意滿口重不能明白說出此延平辨論所以被短於晦翁子厚筆力所以見畏於明道者也輪轅飾然後人用其車不其信歟以此知博學而詳說之亦非易事除是有間世周才可以與此且道學有博約全體人稟有短長難

掩今上下尚論求其操存之密踐履之篤勝如我仲
氏者固亦有之至於問學一事愚竊以爲天授神解
使獨專其能也蓋得乎天者固恁地聰明本之乎公
平心量加之以發脫辨才此之謂成備夫水平而萬
物取準者公也鏡瑩而屢照不疲者明也地盤正矣
天光注矣從容退步優游徐趨入其中焉若將沒身
於此不叅以一毫欲了之意於是淺深以序堅瑕靡
擇棼然亂絲之綸到手則理晝然肯綮之會迎刃其
解始則觀其會通吾與之虛而委蛇終焉命辭無差
吾乃沛然蓋眼隨心透而真見斯立筆與舌謀而妙

解乃出論其傳送之妙則心眼筆舌融爲一致究其
貫通之功則經訓天地之理咸得其所待向所謂朱
子所待者我仲氏豈其當機歟夫以高朗通透之資
著虛遜刻苦之功是則偶一間值可見天奉者大又
所置其身不于巖廊而投之於林野寂寞之地者殆
將培積聰明用究可大之業夫不以一字明訓博一
世善治寧可 聖朝失賢輔不可朱子無忠臣亦一
差遣之意南軒以朱子閒中究業爲殆天意者亦可
謂古猶今矣隱度仲氏之意亦知其天責有歸則益
復精進不以疾病自怠健天之以高山之仰悠然身

世之兩忘憤樂之相循又豈知年數之止於此乎嗚呼痛矣嗚呼痛矣平生血願所欲效忠於朱子者成就箇幾卷劄目耳其餘逋債於經典若三禮之數大易之蘊所待夫剔抉發揮者則炯炯意到而手未下矣其胸中草本慘澹排鋪所欲化今與傳後者將隨大化而冥沒矣其至言妙論洋溢後學之耳者猶有餘韻而終歸於日遠日忘矣比檢遺篋閱其雜識而掩涕矣其錄康節六十六之詩曰使我却十年亦可少集事如何天地間日無再中理亦註其下曰吾今五十二矣距彼猶十三年云而方喜新知益勉向前

只欲未老而集事不欲既老而作悔其志可謂壯矣果使其進滿其數恰如邵翁之年以充其本願則餘暇弄丸將躡其鞭霆駕風之軌而地步有餘矣惟此八九年天何愛於仲氏而將以昇誰乎竊惟仲氏於此學自在靜觀門館已有發端而中間出入乎韓歐門庭幾作因文規模矣逮夫家禍自廢損之又損以至熟其生而生其熟矣抑弟之得師天倫猶子由之學於子瞻自始磨礱只在於文墨間事亦嘗以通蔽敏鈍竊相方比而知其十駕不及也真所謂步亦步趨亦趨及至超軼絕塵則瞠乎後矣其在年盛志不

三淵集
專之時其評詩其論文兄曰甫白弟亦曰甫白溯而
至乎鮑謝曹劉而有同嗜焉兄曰韓歐弟亦曰韓歐
溯而至於班馬左國而有隨喜焉及至所之既倦情
隨事遷而一爲僂民萬緣都灰則霜降水落政其返
本之時兄曰洙泗濂洛弟亦曰洙泗濂洛嗜好雖轉
其念頭敦學只仍其步武向之甫白韓歐今則爲洙
泗濂洛矣向之所欲追眉山競爽之美者今轉爲河
南講道之慕矣自是以來相爲僂切蓋有無窮之樂
於是世路薄阨師友道閉出門而無可適矣間亦一
出而有嚶鳴之求則到處暮面有言不契畢竟惆悵

而返嘯詠棠棣之下則宮商相宣始覺在是五經百
家三才萬象以至九州五岳千奇萬怪凡一理之所
合散靡事不論論必到底疊疊晨夕或至燈炮雞鳴
而不知倦往往散而各處合必有新講論亦有神韻
不以山河而隔塞峩峩乎雪山百淵洋洋乎漢湖三
洲高鳶深魚往來何拘朗月清風吟弄有餘是其心
期所存脫然於塵外者如此惟彼寒雪一域曾經仲
氏畱躅而獨有欠債於百淵百淵之側成我精舍則
藏修之趣思與仲氏共之雖仲氏亦於此馳神矣早
晚蘇健有日準擬奉陪巾履追逐雲月訪採薇之遺

墟理叢桂之餘韻仍集一二士子共修拂牌古事固
所耿耿於中者卽遠計莫遂亦有翠微新寺可布講
席所欲了事於三禮大易者庶其在此而晚功未圓
存沒遽如許矣去冬百淵弟有一書報以萬山水雪
有朋遠來則仲氏喜而賜答有分外企羨之言結辭
却又悽惋嗚呼其爲絕筆矣相離六七月教人知困
而疑晦滿腹遠遊看山而意思流動者并俟歸日一
一吐露而稅及病牀之下吞不復宣只此伊鬱已覺
難耐從今以往未死者日月未知其幾則抱此悶悶
何以爲生耶以弟頽惰稍得扶豎識些道理緊仲氏

惠訓是賴以有今日自遭凶變心膽破碎風味墮墜
看此神志豈可復致力於溫故知新之業乎計將自
此擔閣遂孤平素相勉之意是又自悼處也親愛憂
我者勸勿還山而要非知己之說百源羅浮自有事
在吾何能久於膠擾乎此後調度只得抱朱子全書
還我舊隱極意鑽研叅互以仲氏劄目有以融通之
則庶幾神情相近不爲存沒所隔猶有惰時亦望高
靈數賜警醒於寤寐感通之際俾不退轉否言之及
此腸肚潰裂若復家人昆弟喪威孔懷亭閣書籍之
所區處筵几婦女之所歸宿提起不忍覩縷難盡終

三淵集
是斯文千古之痛爲其大者竭此聲淚都在此矣嗚呼痛哉尚饗

祭仲氏大祥文

維歲次庚寅四月丙申朔初七日壬寅弟昌翁以仲氏農巖先生再暮之迫筵几將撤也謹備餅酒之奠罄哀一薦而侑以文字曰嗚呼凡人相別至於三年則爲嘆聖人制喪一以三年爲斷夫思而不見則苦其遲久存而欲留則覺其忿忽日月居諸豈有進退於其間哉特悲者之爲心爾自先生之棄背也余之忽忽悵悵蓋有未召之神而至於有懷莫攄有疑莫

質伊鬱燮積殆不堪於須臾一日三秋之不翅夫如是焉得不以爲遲久乎筵几之設哭泣之洩獨此爲哀之所寄而俄焉收撤殆隙駟跳丸之不翅夫如是焉得不以爲忿忽乎蓋以爲生別不堪貽阻之久判其終天不忍遺迹之悶悒悒乎將冀其再覲落落乎竟無所憑依以此言哀其情理可知已自余之失先生也師資道絕其歸處雪岳所親近者崇峰溥淵而雪月煙霞之與相周旋以爲高明之具可以助道亦庶幾遣瀉悲悵而畢竟了無所益獨覺幽峭之境反惹滯思惟以處靜而體寧也神期之通乎寤寐則較

益分明若在客歲仲冬之晦夢奉談誨語及乎魯論
死生有命余則硬判曰所謂有命不必某月某日不
差一刻如邵氏李虛中之爲說也只稟厚者易壽稟
薄者易夭大綱如此是固分定而若其間紛綸參差
隨行而流轉者則有不暇舉吾儒所談命如斯已矣
先生欣然點頭曰汝言是也覺來意味融釋大略如
平日受誨時豈幽明彼此之間以是爲疑團而發之
有以耶嗚呼悠哉凡此三年之間余之填胸塞肚鬱
而未決者何止一二而至於文字間所合商量若文
稿之弁卷墓石之著記汗顏承乏自知其不似而斤

正無地益增抑塞芒芒出山而來歸到岳麓依舊一
空宇闐然下帷更何稟質之有所乎然而進而奉奠
周旋出戶髣髴乎金聲玉色之在上神理伊邇德音
若存而是又不可以久矣數日之後奉主入廟遂判
爲萬古閔寂余哭亦吞矣先生嘗謂王陽明亦有好
說當哀而哭盡情便是哀中之樂然則余之吞哭豈
非哀中之哀者乎哀之莫洩所以益哀如將彷徨四
走遍求杖履之迹則三洲鞠草矣永峽灰燼矣躑躅
徘徊余其大鳥獸矣顧此寸心結轡其何能忍而終
古乎日已盡矣今夕則哭薦誠餅醪竭此聲淚嗚呼

三淵集
哀哉尚饗

祭麟蹄族兄文

維歲次庚寅十一月辛卯朔二十四日甲寅即故麟蹄縣監金公安葬之辰也前一日癸丑族弟昌翁自槩溪會下謹以餅麵薄具昭祭于壙上而訣之曰嗚呼兄之升沉麟邑焉終弟之苦樂雪岳焉窮人生墮地信有差除因緣湊會亦數之驅兄初下車賁我山淵巖開板屋稅割畚廬綢繆飲啄事事周旋意異招隱情厚買園馴雉桑月皂蓋有翩停騶洗竿石門之前啜其紅芳跂石而語曰此奇會格外花樹追思其

樂果不可朽後期謬悠俄拋其綬牛刀割雞刃有餘手驥病在櫪卧不驤首沉淹砭炳閉門日久蕭條豫章洞共蒲柳相看索莫兩杜其口庶神有相遐冀是副居然七尺一木之就弟來自麟失聲柩前存歿常事窮達胡然我宗之微厘厘文墨其孰如兄偉表洪局氣足排邪才優剗劇惜乎天慳桓圭重較鶴軒鷄梁彼哉得得相天下士吾不復爲歸從麋鹿雪峽雲崖林餘茆舍石畱名字禪氓與泣永言去思升沉苦樂兩訖于此團圓融湛偏在于是花開每春水流千古迹有難泯何限滯緒衰腸回薄即事酸楚臨茲玄

三淵集
挺薦誠麴雉情也匪物靈庶歆止嗚呼哀哉尚饗

祭姪女趙氏婦文

簪珥爲身傑然男子愁哭爲命故自意氣英談俊辯如尚在耳荒壠宿草豈其潛寐餘情不泯所以益悲勤於成屋瘁於鞠兒採花營蜜辛苦爲誰新園有植果已登筐呼爺有稚語不及孃雖汝之傑魂應盡傷賢郎之腹慈父之腸何理以遣悼與日長獨此相捐嗟余之頑負負存沒木石于山難消者恨莫淹者時終南哭輟我涕遙飛寓哀果醪靈舉斯卮

祭亡弟敬明文

維歲次癸巳閏五月丁未朔二十四日庚午叔兄三淵翁略備酒果之奠哭祭于亡弟敬明之靈嗚呼人之所不免者一死耳死之謂歸也而真能得所歸者鮮矣父母之與其身受以無虧天地之賦其性養以無鑿兩全而復之方可謂得其所歸嗚呼豈易言哉善乎朱閔之論以愚鄙而死者謂之窮困而歸彊暴而死者謂之憂鞠而歸道達於生前者曰榮顯而歸仁惠於生前者曰欣喜而歸蓋窮困憂鞠則其路弗矣榮顯欣喜則其路坦矣若君之歸其庶坦而不弗者乎嗚呼君雖未壽亦五十年在世矣考其終始蓋

三淵集
無有不善幼而婉色得父母之憐長而恭職無子弟
之過深體惟疾之憂則如履淵冰永執終身之喪則
若抱霜雪又將推親親之厚極其孝乎乾父坤母廣
身體髮膚之愛求全夫仁義中正積屋漏不愧之敬
上達乎踐形盡性此其仁孝之大任而君嘗擔荷之
矣畢竟大限攸局所畱恨者神化上面事耳自餘亦
可以無憾吾兄弟素以道義相勉哀其忝所生而憂
命之不立自其平日而然矣今日哭君雖以孔懷之
難處而誠欲撥涕而美其歸矣若夫自悼則有之道
之孤也質之亡也天根有未究之案也林下無相從

之日也嗚呼君於此道向之忒早矣自在夫洞陰苦
聖之中拔血剝心以從事乎聖學者惟西銘一部服
膺切至以是立根腳而恢範圍焉至於玄通之思精
確之見凡有研索究勘必透過數重務在絕滲漏而
遮病弊論定則莫可奪雖以仲氏之韶音令辭動輒
摧鋒而往往屈見而從之若余鹵莽意偏而言窒其
於精微可否之辨無甚叅涉稍稍受君資益而相悅
者深則一合氣味有大同焉蓋篤信朱子也病世儒
之膚淺也悶經學之埋沒也惟此意見自是吾家法
門未易爲外人道也以是宮商不出於墳篋薰郁只

三淵集
存乎棣林子雲堯夫不必萬世之俟而百年知已取
諸天倫而足矣桑榆晚景謂保斯樂而戊子何歲仲
氏捨我而逝矣今歲何歲又見君之亡矣三洲半破
之琴終復絕絃於圃陰乎噫朱子以後義理難盡農
巖稿出旁註之疑晦橫生惟是闡繹緒言以承紫陽
之聲歎恃有君在而今失之矣君篤於躬修雅不喜
張皇駕說而然其折衷羣言啓牖後學則亦不欲讓
於人比年以來間有劄錄皆淵識所發足知其講道
機熟也余自雪山始勸以從事大易謂是神化上事
亦以仲氏之所畱恨也略示以入門假令則君有犁

然之答既讀矣又報以手舞足蹈去秋過板屋有青
燈講易之詠意又耿耿也至冬所聞尤極洒落曠然
鷗亭之上坐想其雪雲魚鳥皆足以觸機會象何限
活潑余於是時方在玩心樓中積有玩索徐待連牀
而合符焉觀既念念仍之以倉卒變故遂使余抱終
身不決之疑而君則與不可傳者戢于一木已矣已
矣痛矣痛矣平生怡憇之意衰晚征邁之願豈只若
是而止乎所欲抽十重之玄關而進步於百尺竿頭
者我實以君爲導師而今悵悵矣嗚呼人有一死無
憾者惟君若齡筭之盈胸祿命之窮通未可混合論

也死有先後自悼者在我卽鴈行之疎缺身世之悽
廓亦宜別項說也然則在君有乘化翛然之樂在我
有已事難明之憂以是較之則雖謂之生不如死可
也嗚呼豈不痛哉始謀君寔所憂地陜而邂逅先穉
之足卜得一丘此殆天隲孝思使之密邇妥魄以完
其生順死安也西銘末後語吾爲君一誦而送之已
矣

祭李子東文

詩亡谷風友道久圯及今衰末市交而已麋鹿深山
我已絕類意中一人子實臭味四世交誼豈不深摯

心期所存不專以是姿殊駑俊迹有飛沉卽異而同
淡也非甘觀人有術不於尋常朋比之朝爭奪之場
鳳不雞啄松不蘿纏乃如之人其可拍肩獨怪於余
兩相忘形過從或疎遇輒眼青天屹雪山內麟外襄
我尹鼯猱子管蛟鯨雲虹冰霰互吸光晶肆其爲詩
卅詠在屏筒惟僧傳蓋或崖戶跌宕之恣極于鏡浦
除書遙降方新朝局徐徐其趨鴻倦漸陸崇牙南臬
鼻猶栩栩脫略偃蹇氣岸如許疎疎餞席夕余造榻
駱岫黯黯軒靜月入世故萬端何話不及終抱恨恨
遂睽不合訃車遽至情牘後之搏胸失聲谷裂崖摧

神隕莫收久而若癡風流峴首顧瞻增悲老懷牢落
到底無偶迹疎京輦撫孤奚有孝子欵欵遺稿是屬
丹鉛才訖弁卷斯督子自難朽我實筆秃矢心則存
耿耿寸臆筵几告撤奄其駟隙窮崖卧雪感至淚滴
替致醪果聊告心惻

祭權大叔文

我初與子未曾相識李友瑞卿稱子大俠千里赴義
月朝卓犖始知今世有權大叔楚山之事果見氣節
生平山斗反手穿石急難衛護乃出疎逃滄桑狼狽
我家其一伯仲之間大荷津恤渾舍銜感深篆肝膈

由我太淡未勤徵逐水城之便天篤其合情傾意倒
可撼溟岳雲根創奇我贊彫飾叱移叢石若施鬼力
秦鞭與驅蜃構並屹呼酒落成肆余狂筆謂此八柱
撐拄浩劫風流茂宰配名無極沉碑漢水元凱其拙
子則撫掌稱以善祝最子爲政長於鼓作分數旣明
弛張有術漁醴奠津萑苻蕩窟匪要近譽足備後式
蓋亦憂時臨海歎息眼前夷險水宗改昔鯨鈞竹梯
此岸之著帆風一日赤關靡隔萊州緬矣彌水爲捷
合有關防因其天設延袤九郡犬牙列戟勢禁形格
以防豕突願擔斯役手鍾背甕苟用我者身非所惜

三淵集
斯謀孰採澁續莫徹循例陞褒未舒鬱律環衛淹歲
郁鬚盡白差除有命究竟月岳上游千騎湖嶺攸扼
劇如貝魏是謂盤錯牛刀入手始覩大割余適出山
僅獲一覲別語無多贈子肅約智調權略所非不足
濟以二字復何虧闕子曰然哉吾亦思得洗手之外
無可用術毋滑木道惟謹管籥持是要法庶塞厚責
語了手解北里暝色解纜下車都昧其日惟企頌聲
耳爲之側計車忽至膽先淚落未可謂真胡爲其亟
然疑百端竟歸錯愕長波大鵬颶急桅折盤紆滿腹
百不試一悲怛例情余實深惜子於平日交道不窄

瑞卿之歿果誰深悉失一龔黃猶爲淺識嶽嶠獸角
擺闔豹略投之所向用不可屈實有蓄積所欲殉國
炯炯寸心堂堂七尺忽忽來去載鬼一葉人事至此
天道莫詰賤疾三朔情阻恨積旣掩玄扃猶滯牀褥
一酌後時觴不親執貯淚數升焉可頓洩早晚歸酒
雲根之側神理孔炯庶亮膈臆

祭伯嫂貞敬夫人朴氏文

維歲次丁酉二月丙戌朔十六日辛丑安東金昌翁
以伯嫂貞敬夫人潘南朴氏襄禮將行於翼日不勝
悲哀謹就壙側陳此醪羞而文以告之曰嗚呼服術

三淵集
推遠義在守經後賢能達同爨之情總而又功可謂
曲成昌黎於鄭期制以行有可體諒恩在伶俦嗟我
嫂叔酷同所丁大禍孤島家哭滿城偏慈扶危覆巢
支傾飄搖窮峽乃隣猱鼯鷹巖在彼知我哭聲生理
何說湊泊零星夏潦冬雪艱窘備更魚菽百務嫂任
辦營茶蓼猶甘手口靡停慈憂得紆祀事孔明忠有
餘惘勞足損生贊頌曷旣載脩幽銘感深知悉粗效
鄙誠念昔百罹寧日無羸七旬人事晚乃履亨舍飴
娛老紫誥承榮便自謂足乘化而征曠懷宏度自其
生平臨湍一曲壽原天呈遠日斯迫倏來靈缺低徊

旌翼依違兩京眷顧維楊魂應怛怛庶此妥靈祥擁
祉縈視考其旋終焉獲寧噫我大家爲世範刑賓祭
之飭壺政非輕碩人埋矣門戶誰撐臨茲窀穸敬陳
載醴膈臆斯罄淚迸泉扃

祭亡孫慤行文

維歲次丁酉五月甲寅朔二十九日壬午大父以長
孫振降之柩卽日入地忍哀爲文因朝奠以告曰嗚
呼痛哉余自天涯聞汝凶音一哭而止茫茫然歸在
途恍惚真夢莫分若將會面還家之後及到抱山汝
以檣至纏縛掩蔽不見丰容卽日終天又將深瘞汝

三淵集
果死矣其爲鬼矣腸於是摧淚於是竭然於神理猶有滯疑仁慈祥吉如麟如鳳以是擬壽其理則近精剛貞固如金如石如是而夭於法無聞汝則兼之胡爲遽碎若將有爲又何不實余命之頑見厭於天必有身殃厚招神怨使汝至此豈其他故言念及此腸肉寸鑿老懷孑然又無可聊如杖去身若壁脫抱人以殤弔余若哭老人謂喪孫余欲喪明念我僻狹不能容物雖能愛人實則寡合雖自讀書懶於誨人雖於子姪未嘗假借乍未當機便欲向壁頑鈍之童傲蕩之兒尤其所憎或恐近側爲吾膝下亦可謂難堪

庭所欲莫如汝可自幼未有妄動噍說天然自矩鮮不中節采齊肆夏匪由師習劬書惜陰曷俟課督亦有慧性玲瓏朗徹璣衡塊軋氣朔羸縮九章盈胸六律損益以至占法著策珠林老師宿儒所未盡了汝則懸解在舞象年過此而往孰量涯際醇又精神古難其人得汝爲孫豈非奇幸存若固有沒知難得余於林居志存玩易思與達者俯仰錯綜世儒齷齪從我者誰亦有同人無可語此觀汝意用韻味無爽詞章速化似未綴念清癯鮮食炯惺少眠谷雲深處隅坐惟恭去冬團聚益見精進典謨艱奧咀若芻豢尹

三淵集
俞兩壻亦來鼓篋玄關啓閉汝執鑰匙各言其志希
心理味庶慰老拙以破殘景今焉失汝此事罷罷窮
山塊處余始爲獨置身何所惟眼之枯天地茫茫汝
知不知半丈深壙三尺短墳掩之昏黑歛焉蕭條清
醇之質端慤之操專壹之學敏妙之識知己者祖返
真于天嗚呼酷矣言止此矣汝其知耶其不知耶

祭外兄李林川湛墓文

維歲次丁酉九月某日干支安東金昌翁謹以單杯
數句之文哭祭于外兄故林川府君之墓曰嗚呼昨
覽吾兄已巳之錄感至淚迸摧我腸臆今來躑躅一

杯之側欲叙平素已矣冥漠俛仰山丘氣序流易面
上之土草黃露白殘生若寄斯世愈阨仁厚如兄安
可復得會下畱恨練日又迫顧此野蹤難淹輦轂請
從此訣無乃簡薄炯炯寸心靈應俯燭百年有淚罄
于單酌

祭李仲謙文

凡今爲學大抵鶩名原其病弊捨坐浮輕子之沉潛
學以性成將益開大以造高明慥慥自強行慤事方
觀其氣貌知有壁壘亦其大眼嚴持藻衡於吾農巖
知德特詳紛然摳衣獨守玄經談理百端据爲憲程

三淵集
不醜老拙謂是典刑源源其從款款寄聲中和妙詮
人物五常審問不措魚朴與爭要余強判愧非攸當
南游浪迹馬耳掣鈴堂開明月官酒溢觥傍睨游刃
案不牘盈講席羅列文笥旣傾花鳥中臺千瀑層鳴
聯輿散矚雲物流形高庵雨宿滿耳淋浪譚窮衆妙
夢隣太清飄爾揮手曰之昌平追有惠書辭旨回縈
象數成說投使細評濟困鳳山又勞專伾周旋宛轉
曲有餘情南北伊夙寒暑乍更幽問到峽發封魂驚
尚作然疑久乃屏營孝子求挽兼送和章噫其絕筆
屬意者長一死萬恨卒官淒涼月浪何地天毒降殃

星奔長胤夜哭高堂板輿後先柳車還京所可詳也
有聞摧腸若其志業初何涯量探珠玄淵遵軌景行
鬱乎壯思闕乎南鄉受氣非薄胡逝之忙致詰無所
終古蒼茫顧此恹恹無藉殘齡擬以桑榆託諸我洋
擔道之勇振惰之彊今焉失之莫慰悵悵倦游一曲
早卜幽貞隨緣紆紱歸潔濯纓同棲有言惜未踐盟
猿鳥空林冰雪壓樞平生所愛遺命託瑩未能如願
魂應回翔易得遠日權就淺岡扶病來哭祖載之傍
嗚呼仲謙一何冥冥薦誠醪羞來饗有靈

祭愨行初暮文

三淵集
維歲次戊戌四月己卯朔二十二日庚子大父以孫
慤行亡日斯屆而祠處有故自京備奠物來祭于墓
告之以文曰嗚呼汝之捐世一何念念埋之荒壠風
雨之中葬不成掾哭不盡聲忽忽如忘在苒歲更赴
茲亡日繞墳徊徨看我枯槁汝應疚傷身歿無盡禍
威荐并昨哭汝姊未乾淚眶季女違癘俞郎濱死天
之抗我亦何偏至檠水祠閉汝魂其餒君悽赴感庶
在阡窶爺爲香燭孃治觴豆付與老身百里來就英
英朗朗如將再覲既至翳然依舊冥漠壠茆回綠生
意舒敷鶯兒流音若聆伊吾汝之在世無日輟讀長

夜無伴從誰講確非無魂靈莫接笑語哀於是劇裂
我腸肚忍爲伸奠冀汝母吐

祭孫女尹氏婦文

維歲次戊戌五月己酉朔十二日庚申大父自谷雲
寓所聞孫女尹氏婦薨期在邇而病未往訣摧割倍
至略述悲苦之辭遙致柩前使尹郎因奠酌酒而讀
之曰嗚呼余之見孫自汝而始往視門輓道巢之里
允矣娟好瑤環玉珥婉孌抱持祝汝遐祉檠巢居養
莫腸藜胃壞裳垢面甕牖是倚苦受甘果可徵來喜
歸于右族夫子良只庶偕其老克享榮貴命不侔身

豈其神理汝之同胞男女各四惟振與汝居首于次
精堅端慤亦略相似並從泡滅曷嘗夢思如碎雙壁
瘞于厚地周歲而然禍亦酷矣非鬼之惡殃自我致
煩冤摧隕老懷何置始汝往之聲衿而已雞犬莫將
殆無一婢自執泝泝誰復助飲父母無力聞言充耳
偏心積惱虛損有自傷哉萬恨足貫生死余既老病
迹疎城市間有來往會面非易痛痒欣戚大率恚視
汝在彌月迷所投寄芳橋多艱若拒爾至玉洞偏憂
念不及爾曰既病殆無賴孔邇邀醫覓藥夫子是委
昏昏老眼未了人鬼屬續無日好言相謂哀哀負負

豈言可旣朽腸蝕肚聞哭則悸狂奔入峽非復人事
忽忽遠日已報穿隧猶然莫動是頑無比始焉鍾愛
終則忍愧念汝短造懼日無幾三產不育死以褥祟
如桂生蠹終未結子如雲滅空無復餘飄兀兀尋思
沉慟在是萬山礙目徒有飛淚聊攄膈臆寫于尺紙
寄與賢郎讀以薦觴靈之不昧爲余增愴

祭明行文

維歲次戊戌九月丙子朔十八日癸巳宗老三淵翁
哭祭于故叅奉學古之靈嗚呼嗟君於道志在廣久
不欲徒然共七尺朽今其死矣一何寥寂萬酷之備

百身難贖祀事忽焉絕胤盛世家留一孀晝燭將翳
所可細述行路猶涕知己之淚又別有在嗟我學古
齋志而逝始撫君頂明月之里如日方浴來自涯淡
蘭秀雪瑩洞襟薰髓剖示名理博以古史玲瓏悟受
無逆乎耳清流之愧惠風來止歸以託之洪姪仁甫
得人于宗添一少友萬化玄樞六藝廣圃庶共透詣
無歎仰俯相看則笑乍違如失雲山風澤苦多睽闊
松都半旬檠溪九日團欒止此略有講說惟太極妙
不卽不離西銘之旨順寧全歸體之則樂光霽在斯
毋或恹滯使心多歧君則犁然謂爲密符百變之來

提茲話頭後以書報受持得力君以至性酷罹荼毒
毀不至滅允蹈中則學問所得豈在篇牘化行妻子
沒而咸服忍說寢齋聯枕信宿憫君神短滯於玩索
申繹前言勉以脫落蟬聒蚊嘍冷厨雞肋旅宦非苦
已私難克歛衽以受君又服義竟死于此天不哀志
逝矣鰲頭魂斷佛寺能仁如君受此苦施君有奇意
蟠鬱紫霞白驢青蛇來往龍華從我雪岳設約未圓
凶音之落乃在百淵川上之立放杖失聲我洋絃絕
松桂恨縈忽忽沿海返我檠溪星霜夜壑壁有莎雞
講席猶在宛其同棲青松會下後于介湖白門迎精

三淵集
泛交與俱用情何地徒竭涕洟棲棲北里若將待誰
哀君惜君神逾不怡爲君立後自有主議如其恤孀
欲勉則憊惟君所存與所期冀如印在心待揚表誌
靈知不知寸忱則至聊此告哀酌以單醪

祭仲婦朴氏文

維歲次己亥八月辛丑朔六日丙午本生舅以酒果
之奠哭祭于仲婦潘南朴氏之靈嗚呼婦有四德統
于一順其順如何柔嘉婉婉口絕誼言色不示慢闔
事之理奚待轉運嗚呼我婦庶於是近原其居養煖
屋華堂于歸冷落分甘糟糠低眉下氣夔夔有常代

幹裕蠱蘋藻潔芳神之罔恫宜鍾百祥庭蘭並茁霜
隕其一鳳苞叫冤猿腸迸血毒癘乘之漸息乃絕四
旬光景大半憂日六載苦壘才告其訖哀哉萬恨塞
于閨闈余滯巖棲迹疎京第珩璜婉容邈矣松桂比
稍源源可知汝喜滄漣盤飧忠養則至遠遭殤慘未
忍接面惜無一辭誘以寬遣昧昧其思我腸攢刺來
繞殯堦俯仰涕泗匪余喪婦宗饋靡王殆不其餒戚
我先祖湫乎正寢歲晏空宇見啼夫呻風幔雨廡卽
事倉卒愈久奚處念念忙忙若無頭緒所謀何事要
欲相捐王難開壙屢見涌泉權安有日痛迫終天酒

三清集
食之哀腸絕柩前

祭俞君四墓文

與子周旋三紀星霜知悉則深冀待者長初不挂齒
能吏龔黃人以是稱子以是亡神疲則散氣竭則僵
臯復于館兒不在傍星奔江咽但我肝腸悠悠南紀
仍歲分張洛樓之後何多參商我頑且狂長路徊徨
阮轍旣窮劉鍾獨將仗子信義身後可忘收骨存孤
謂有商量事乃翩反嗟我情涼素車歸遲已後鞞襄
濬冲深墨接面猶忙百年吞吐哀聲五章新墳臨路
老淚增滂車過腹痛匪謔伊傷薦此菲薄冀靈一嘗

祭族姪仲平

時和文

維歲次庚子十月甲午朔二十八日辛酉宗人昌翁
以餅酒之奠哭祭于故甌山縣令仲平之柩文以侑
之曰嗚呼善人無祿蓋亦有之嘻其甚矣似君者誰
孝友睦嫻何行之虧男女婚嫁哭無已時官鬼擲榆
累受其欺窮老一麾淚水之涓五馬翰如返以輿尸
妻兒隨之短享長悲杜周福全于頓身肥方將厚彼
有慳于斯天老理錯謂之何其嗟我袒免愛比連枝
篠蔥里閨婉孌肩隨老益相憐齒髮差池惟君信厚
緩急可依視我禍釁若身之罹岳麓虛第管鑰是持

洞陰深峽書訊若飛寸心銘篆報則奚爲臚仕遐齡
是所冀祈莫容輒旋惟命之司始聞下車賢聲四馳
向風西笑我喜可知承凶窮谷錯愕隕摧衰脚出山
匍匐則遲惡夫無從徒有涕洟白門再哭遠日迫茲
如蟲半死遇寒思坏繞柩躑躅臨穴之違八行雙魚
與訃偕來致謝無地泉壤是期滿肚之哀寓茲單卮

祭純行文

余老益窮何德之孤凡助我者逐歲見抽如剝繁條
病櫟之留有一誠仲庶殿桑榆天又奪去何以處吾
承凶而愕撫柩猶疑倉卒如許徐可知悲平生所講

與夫冀期包天括地實有範圍畢竟寂寥蘊抱誰知
三山之化止于月暮乃令尊翁哭拾殘詩理逆孝虧
魂應冥啼君家晚計卽我東溪蘆山朋得鹿門兒携
皓首屏營哀此父師自餘種種何忍費辭扶杖送柩
淚竭單卮

祭致雄上人文

師之示寂一何忿忿彈指光陰忽已歲周凡情惟悲
達觀則否彼昭昭者方何寄在萬二千峰非可戀著
三十六宮倘亦往來嗟吾與師若陶於遠虎溪蓮社
周旋者久剖玄莊易片長在我濯心冰月真愧于師

三淵集
未運儒釋大都扼蠟于于擊拂抗尊獅坐徇名利養
孰出此圈虛羊宗派其可知已蟬蛻蝥形鶴立雞羣
一味清真軀殼之外松餐鶉衲澹乎無累維道之耽
所富者學雅言簡的不涉誕謾因果恍惚神通伎倆
騰騰筋斗閃閃光景其所奉珠其所起塔衆所津津
都付一哂使著儒巾必法伊川身後之事脫洒如願
檀林影寂茶毘燼冷彼夸詡者以爲無靈噉噉堅老
鞠養恩長來訴悲苦云往拾骨愛河難乾徒爾區區
蟲臂鼠肝已任浸假螻蟻烏鳶焉所與奪歸哉歸哉
毋但高靈嗟我情冷以有宿講秦失之號子桑之歌

如是而止師豈我尤唯簡不得一燭傳心庭有古栢
巖有冽泉湘以薦之俾趁靈辰

祭居士崔春金文

維歲次甲午十一月己亥朔初五日癸卯永矢菴王
金進士以茶飯薄供致祭于長城居士崔春金之靈
而告之以文曰嗚呼痛哉人之一死例所不免如汝
凶終萬人所無虎之爲患非不間有若於茲山百年
創出山則我山汝則我人有是相戕胡爲其然論汝
爲人善狀非一端慤其質廉介其操冰雪腸肚薑檠
氣味忠於本主移以事我木石之居相依爲命何惡

於天丁此酷罰不擇其隨豈其所坐磨蝎羊刃固相
帶累噫其酷矣尚忍言哉乙酉之冬余始占山汝來
自南共此寒棲鶉衣赤肝扣冰晨汲勤靡餘力殆摩
頂踵甘心忍苦已忘樂土豈有閒夢暫越蘆嶺庵成
永矢汝尤欣躍煙霞苦癖殆欲過我曰此淵谷南紀
所無清淑之蘊吉祥攸止三災八難非所可慮東臺
卧月北樓取涼我犢之抱放置杉樾採蓼之夫摘缺
之衲林芟崖宿亦相參錯坦坦其途泄泄來往十年
于茲忘戒柴垣患生所忽豈謂是哉孟冬廿七月黑
之夕淡麵供訖清燈就滅梅室掩卷板房念佛忽若

山裂斗奴頓擗夢所不到骨驚如碎遽取火視園池
有血無力可趕任其吞噬長夜環泣四山漠漠天明
僧集冒雪跟蹤僅拾殘骨鸞峰之下眈眈在側奪以
昇火善因之植胡受此報思之反復莫究倚伏念汝
爲道視身泡蕉四大爲微一死非慳損已利物惟是
爲事亦有古禪以肌餒獸汝素習聞倘有此意其然
豈然聊爲是說汝有至願滅迹茲山死便茶毘平昔
所云遭變顛遽苟從僧議余心之惻愧未盡道念汝
舊王及其孤子遙聞此報以余爲薄請質汝靈於意
云何茲事已矣痛有餘恨始吾與汝同盟茲山所樂

三清集
者深所託者固百年依止一朝破敗汝之性命由我
罹凶我之棲託由汝落空好緣惡緣福地凶地山實
欺我謂之何哉哭汝七日精爽若浮芒若相忘了不
用情薪火無迹疊巘愁煙將出山門不忍舉足薦此
茶飯用慰汝餒碧寺東岡設席置鉢趙生春粳斗奴
作羹供雖不腆情在于斯魂之髣髴其庶來飽

告文

告亡室忌日文

維歲次辛卯八月戊午朔十八日乙亥夫金昌翁以
孺人慶州李氏忌日復臨而身處遠峽未親將事茲

以祭文摠申愴懷寄子養謙使代酌獻而讀之曰自
我哭君木行半周慙悽慘慄又此素秋念君終始亦
何淪忽懸輓蓋棺皆於是月可哀在世逢運孔艱坐
余迂硬受困萬端埃不暇黔甕不充飧惟善委分憂
不上眉龍樞虎穴隨所納之未從于麟乃見示疲遂
成窮餒嗟我之衰先寒授褐未餒催炊藏于寸心惟
腹知悲家窮依舊子姓數足三珠在抱振也能讀徵
女于歸良士如玉獨未供君一笑之適苦盡生前甘
屬誰邊新悲宿恨氣序推遷喪餘斯迫適在城闈悽
焄之會兒女具臻獨滯巖阿裸薌莫親幽明何間兩

三清集
相缺然緘詞寄版一涕與傳誠在于斯靈庶歆焉

告雪岳文

靈邃維岳處尊勢傑標參穹旻根盤洪渤蘊秀自珍
畜奇不泄隱德之高夷皓羞列鴻荒莫闡迄于今日
扶輿氣蒸老雲古雪左海祀典久矣其闕夏蟲疑冰
彼固踈絕獨此頑迺企德如渴周旋親就積有年月
數椽回祿豈厭塵骨盟書未焚有入無出圖新上源
境有夔別蓮苞玉匣儼開僊窟爰承真脉鏟峭填缺
呼邪伊始開動丘樾簸林風振蹶石雷裂巖魑谷夔
固應騷屑意在開山非敢攪聒歸依有誓併此敷悉

竊以幼志念冷軒綬窮途僻性到底艱躄攝來殘景
庶於此滅林澗貽愧古亦有說鍾山濫吹豹林玷節
假冒高尚何限俗物自省則異匪曰孤潔身無可置
計乃丕決託好松桂心焉如結尚冀崇靈永垂佑騰
身以遯肥宅獲幽吉百年瞻仰以至命畢

哀辭

李思齊哀辭

嗟皇天之日衰兮久矣生材之寥闊豈儲精之源乏
今將繼善之機失紛氣數之推攸兮邪沴參以交迭
神鈞怠於澄瀘兮混糟粕而坱軋排橐籥而跳出兮

三淵集
何限窮奇與構杙間遊氣之凝清兮才惟秀而命脆
斯俊民之用稀兮天竟無意乎晚世覽相觀於列陽
今欵文運之愈替淡東隅之桑暉兮逃西陸之奎彩
仰文昌之煌煌兮並上台以臨下總億兆之壽祿兮
偏慳齡乎大雅固九命之有說兮今大抵爲無年懿
鵝州之華胄兮來遙遙而蟬聯萃上黨之炳靈兮挺
僊李之末英質純粹而內白兮爛文章其青黃奮挾
天之虹藻兮鏘擲地之金聲斲笙鏞乎一世兮恐堂
楣之中隳縱直轡以遙上兮曰我家有大宗師神駒
之出水兮望閭闔而驤首威鳳之脫苞兮習來儀之

瑞羽崑玉之方胎兮認圭璋於未琢桂林之新抽兮
指蟾窟於咫尺忽泡漚之歸幻兮從短運於上殤悲
莫悲兮秀不實恨莫恨兮掩不揚芝蘭生兮父兄欲
玉樹埋兮路人傷竟彼蒼之未仁兮誰太上之忘情
尋平生於散迹兮殘翰墨於文房舍萬古而背世兮
浩餘情之彌霄投居諸於惰遊兮讓耆鮒於魚休謂
無壽以與汝兮胡于彼而厚之諉蒼茫而無端兮怪
培覆之偏垂舍冤憤而鬱結兮值雲雷之方隘天駢
漠其合沓兮渾長夜而同色哀世界之缺陷兮又若
是其漆黑願乘霄而披翹兮雲余首之低壓痛疾呼

三才集
使聞之兮淚淋泠與相雜巫咸之不下兮誰因極而
達冤靈龜之云逝兮恐阻塞乎天閭腸攢刺而臆塞
兮悲與恨其反復臨祖載之啓夕兮撫廣柳而躑躅
曙鐘襲於九街兮耿遊魂於旅次背文物之都會兮
卽埏隧乎柔土戢遐心於一木兮卷長圖於促路羌
若是其蕭條兮道路指爲誰氏藻黼黻而飾翼兮騰
彩雲之交紋張血色之銘旌兮爛朝霞之絳天揚明
燎以火城兮萬星蒸其玄顏寓文明於容物兮將於
何而用情戒靈輶以弭節兮叶鸞和之鏘鏘揭鳳首
之旛竿兮盍續紛其挽章輟常調於虞殯兮密哀腔

於邊蕭奏九歌與九韶兮亂荆楚之二招魂所好之
在茲兮庶以慰夫無聊陪木谷而有人兮血蓼莪而
垂死紉亡琴之滯思兮咽寡鵠之新緒殘枯眼於天
地兮更爲汝而泣昔何親懿之密邇兮竟聲氣之阻
闕叩病枿之空腹兮會斷猿之苦腸寄一闕而投筆
臨白水之茫茫

從姪女宋氏婦哀辭

德殷宋德會妻孺人金氏卽余從弟文學公季達之
女也早失所怙與母爲命零丁淪落其鮮生之艱可
知及歸宋氏以沈晦婉順得舅姑心至姑違癘至誠

三清集
救療蓋無愧於黔婁庾袞而代受其疾而沒先數月
其慈權宜人及季弟並命于牙山貢浦孺人未及奔
哭而身亦不免嗚呼酷矣將葬德會續述其行懿而
要余誄之其意甚悲余竊謂閨閣四德人所難詳而
大抵見愛於父母未若見稱於舅姑之爲美間亦毓
秀私室夙著芳徽而及其于歸太半損譽者往往有
之蓋伏人一事百順爲難非可以狎恩恃愛爲也視
舅姑於屬毛離裏其勢有間則以厥心爲已心以已
身代厥身豈不尤難哉如孺人婉孌疏節若侍疾真
誠實非私親之所嘗諳悉而亦豈料其賢之至此哉

可知其沉默不銜者著根乎孝順之深也余以僻處
之故罕與孺人接面而嘗聞燕私之言有取夫迂拙
臭味喜夫子之與余密也推其意若將以縞衣綦巾
相從於籠水之間亦不厭也茲又非世俗簪珥所可
測其韻度者嗚呼豈不賢哉病未赴葬臨風寄詞而
誄之曰

生之何艱沒也何酷中間幾歲居世之樂得意一人
舅姑其順蒞蘭琴瑟並著其善平居韻味孟光道蘊
及其倉卒黔婁庾袞無父訓覽何圖史肖其淑美
潔白表裏嗟爾志行可蘇衰世以而至斯神理之戾

三淵集
哀哀母弟一日並命惡鬼趁趁陳衣其迸陽春玉冰
永隕昭炯其何忍說生死煩冤淇水竹竿生者之歎
悲莫斯悲魂兮姍姍嵐臺丘墟貢浦巢傾維楊與懷
兩望其塋壙泉雖深難埋其恨雙珠碎一若與之殉
楚毒備矣寧惟短促夫子悼惶尊章叫擗旣克孝順
胡斯貽憾冥冥盡傷宛轉其側逝長生淺易泯者迹
矧伊德懿蘊于閨房慕善者少其孰揄揚窮山有叔
瀝淚爲章非止述哀庶永來芳



